

第二十一章



古来征战几人回

傍晚时分，降凰殿照旧如常，阳光斑驳着洒落满殿金光，窗棂被风吹得直响，朱门内备好菜宴，飘香满殿。

两人同倚在榻上对弈作乐，旗鼓相当，竟谁也不让着谁。

炽磐捏着圆润白子，道：“莫儿棋艺大有长进，记得往昔时候，你总是输得一塌糊涂，如今倒是朕快要下不过你了。”

“十年之久，莫儿总得做点事情消磨时间。平日无事，便一个人下棋，倒也觉得不错。”梧莫轻轻一笑，又忽地想起什么，“对了，关于娄机的事情，陛下可有决断？”

炽磐落子的速度因她这一提，越发慢下来。许久许久，落下一子，却不是甚妙的布局，只闻他道：“娄机若是当真有谋反之心，朕又怎能轻易放过他？如今不过是抓着他，不让他背着朕暗地里行事。”

“哦。”梧莫淡淡道。娄机困于炽磐手中，却不知他会不会因此服输，若是他再有此心，让炽磐亲手了结弟弟，也实在不妥。

炽磐的目光涣散，忆起久远的事情，道：“娄机小时候可爱得很，常常来偷朕的糕点吃。”

梧莫只得劝慰他：“既然兄弟情深，许是娄机不会行大逆不道之事，陛下稍稍宽心一些。”

炽磐又落了一子，不动声色之中将梧莫的局打破，道：“就是因为兄弟情深，才不知他到底会谋何事。莫儿不知，娄机的性子急，又容易被人挑唆，若是真有人让他行此事，说不定他也答应。”

梧莫愣了一愣，定定地望着棋盘：“莫儿瞧明白了，陛下又赢了。”

炽磐轻浅一笑：“倘若在棋盘之上赢不过莫儿，朕又怎能掌管这天下之事？”他眉宇间甚有帝王的霸气，叫梧莫看得心惊肉跳。

翌日，梅雨纷纷，落了整日的缤纷花瓣。

梧莫在窗边倚着一日，星星点点的花瓣飘落进来，时而落在她的书籍之上，她便随手拂去，一派娴静。她的身子骨倒是不酸痛了，腿脚也要好上些许，只是手腕间却酸得不行，胳膊酥麻着，许是看书看得久了，连手腕压得僵直亦未察觉。

炽磐若有所思地望她一眼：“与朕出去走一走吧，莫要闷在屋子里，要生出青苔来了。”

梧莫点点头，小桃赶忙迎上去将她的外衣给她披上，晚风渐凉，再加一件薄薄的雪白斗篷，照旧是清丽一身。发髻未绾，平梳直下，披在身后青丝万丈，一点朱红，便亮了整个脸色。倒是没走几步路，便有人来报，亲王乞伏樊谦来了降凤殿。梧莫只一愣，心想着他来做什么，而炽磐已应允樊谦进来。

樊谦与前两日完全相同，似乎连袍子也未换，还是同样的玲珑花纹长袍，手中一把薄薄纸扇绘着山水。

“皇兄，您唤我来是为何事啊？”

梧莫不明所以，炽磐方才并未告诉她已提前将樊谦唤来降凤殿，怎么一点儿准备也没有，仓促成这般。

炽磐道：“朕不喜在文武百官面前与你说朝政之事，你也不便与朕私下相处，旁人总会以为甚多蹊跷，不如你就和朕与皇后二人游园时来论，一来闲情逸致，二来无人知晓，三来也是可以多个人分享，若是莫儿能有更好的意见，也未尝不可说出来。”

樊谦意味深长地看一眼梧莫，淡淡道：“是。”

梧莫朝着炽磐点点头，也是答应下来。

三人迎着夕阳在梅林之中漫步，时间久了，樊谦便问梧莫：“听闻近几日宫中盛行起素食之风，而且皇兄竟在朝堂之上也将此事说明，似乎是皇后娘娘的意

思，不知可是真的？”

炽磐的衣角沾了几朵梅花花瓣，颜色艳丽夺目，他替梧蓂回答：“自然是真的，蓂儿替天下人着想，朕很欣慰。”

樊谦笑了笑：“皇兄好福气，皇后娘娘不仅是佳人一位，还有庇佑天下的慈悲恩德，实属难得。何时等着皇兄为我也寻一如此佳人就好。”

炽磐笑道：“你若想要佳人，这满天下都是佳人；你若不想要佳人，即便是朕塞给你，你也能抗旨不遵。然而，朕今日叫你来降凰殿，可不是让你来与朕讨要佳人的。”

樊谦收回笑意：“臣弟知晓，陛下是要说娄机的事情。他才发配去苑川，倒是听说他安分得很，那些个臣子也没有跟过去，书信往来臣弟已命人监视，暂无异样。陛下如何看待娄机？”

炽磐道：“娄机，非善类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他若不与其他人苟同，朕又怎么会盯住他呢？不过，朕基底不稳，顺应不了民心，若他当真起兵谋反，朕没有必胜把握。”

樊谦眉头一皱，梧蓂只跟在炽磐身边看着他们，心下也如二人一般沉重。

樊谦沉吟着：“皇兄总不能真杀了他的。”

炽磐眼睑垂落，一瞬紧闭又睁开，叹出一口气来：“可朕总是不能放下心来，娄机啊娄机，他又何必要与朕作对呢？不过是以卵击石，朕若真对他动手，恐怕不仅天下人恶朕，连朕自己也要恶上自己了。”

梧蓂拦住炽磐，道：“陛下莫要着急，娄机之事尚不清楚，是敌是友亦难断定！”她一句“是敌是友”不仅指娄机，亦是含沙射影指向樊谦，怀疑娄机的同时，这波澜不惊的人物也得留心一些。

炽磐似乎真被梧蓂点明，深深看了梧蓂一眼，又道：“朕知道了。”说罢，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樊谦。

樊谦望着夕阳，似乎毫不知情。

樊谦望着夕阳西下，淡淡道：“皇兄如今乃秦国陛下，兄弟情义自然淡了一些，若是不淡自家人，便要天下人淡。这些道理，臣弟明白。只是娄机……臣弟会尽力劝他归顺。”

炽磐轻咳一声，瞥他一眼，道：“娄机身边的臣子又该如何处置？先皇手底下的旧臣，朕不能轻易动摇。”

樊谦兀自领命：“这些旁枝末节之处，皇兄交予臣弟即可，迫在眉睫的是姜机心中到底是怎样想的。不明白他的想法，咱们思虑太多，也是枉费工夫。”

梅花枝幽幽斜横，有一枝突兀出来，差点儿划在梧蓂脸上，她不由得轻呼一声，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，发丝被身旁另一株梅枝钩住，她几乎踉踉跄跄地跌过去。

樊谦斜对着梧蓂，已然先炽磐一步瞧见梧蓂受惊模样，直呼：“皇后娘娘小心！”他一个闪身，一把拉住她的手，让她立直身形，背对着炽磐，肩头撞在梅枝上，连冠上都落上了梅花瓣。

樊谦抽了手，一只手将缠绕梧蓂发丝的梅枝折断，再顺着发丝而下，轻而易举地摘取出来。

梧蓂惊得脸色一阵红、一阵白的。幸好，炽磐没有看见。

炽磐绕过来，樊谦的手已归于自己身侧。梧蓂惊慌失措地望着炽磐，许是担心他瞧见什么了，谁知炽磐只问：“蓂儿怎么了，伤着哪里没有？”

梧蓂闻他这般发问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：“蓂儿无事，方才梅枝差点儿划破脸，又钩了发，跌跌撞撞的，一下子没立稳。”

炽磐眼中有忧色：“你怎么这般弱不禁风？这几日给朕吃得丰腴上一些，日后天气寒凉起来，你也好一些。”

“蓂儿知晓了。”梧蓂抿着嘴点点头。

“皇兄，方才咱们聊到哪儿了？”樊谦转身问出来，随后想了想，“似乎觉得已无何大碍，若是皇兄还是放心不下，尽管派些人马去苑川盯着便是，也好过皇兄忧心忡忡。”

“朕若是放心得下其他人，就不会忧而不绝了。”炽磐的目光依旧停留在梧蓂的身上，此刻牵着她的手，生怕她再次跌倒，握得紧紧的，越发叫梧蓂觉得，自己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。

炽磐颇是不知不觉地问道：“蓂儿怎了，是不是方才惊着了？咱们去那儿歇一会儿吧。”他望向前方摆在梅林里供人歇脚的玉石桌椅。

樊谦跟随炽磐一同往那儿走去，梧蓂只觉得脸热得怎么也压不下去，心中不由得恼怒起来。

炽磐走路带过一阵花香，迎着身后的梧蓂扑面而来，甚是好闻，而那梅花的颜色亦与她脸色一般红润。

此刻三人皆没有开口言语。炽磐的脚步声在梅纹地板上响起，像敲在她心头的小鼓，既欢喜，又愤懑。

梧莫此刻竟有些埋怨樊谦方才的举动。她哪里用得着他来搭救？即便摔倒了，也总好过这样的情景，自古“英雄救美”之事闹得激烈，她又何尝不明白炽磐不再有第二个“英雄”，可那樊谦偏偏情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梧莫觉着，即便是落下一身伤，也比给炽磐添堵强。

三人围着石桌落座，恰好三个圆凳依次排列开来，四周官人皆被遣走，只留下这三人闲聊。

炽磐道：“娄机之事还是得用上樊谦手中那些暗卫。你将他们培养得如何了？”

樊谦眉目之间的淡然与自若已然消失，此刻尽是冷冰冰的神色，满面肃穆：“手下暗卫精心培养三年，做这些小事还是足矣的。只是，皇兄想让臣弟怎么做？”

梧莫望着炽磐，见他微微摩挲着下巴，凝神思量几番，方才道：“要不，你就先遣些人马过去查探，然后时隔几日便报回消息，如若有不对劲之处，即刻禀报。你若觉得情势严峻，也可直接取他性命。”

梧莫惊出一身冷汗来。炽磐借樊谦之手除掉娄机倒是畅快，且难遭非议，但他到底没有想过樊谦是好是坏，竟将娄机的性命放在樊谦手中，只觉得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滋味在暗自生长。

“臣弟领命。”樊谦行了一礼。

炽磐高高在上的帝王之气让梧莫心中有些慌乱，欲劝炽磐留神，又难免担心落得“妇人之仁”的责怪，索性在樊谦面前也不说话，仔细窥他的神色，却察觉不到一丝一毫不对劲。

樊谦借着喝茶的时候，抬了眼眸朝正盯着他的梧莫微微一笑，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。

炽磐忽然道：“降凰殿内可出了新鲜的吃食没有？叫小桃做一些来，也好予樊谦就着茶水尝一尝。”

梧莫点点头：“有的，莫儿这就去唤人来。”之前把官人皆撤离，此刻一个官人的人影也没有。梧莫便起身往梅林之外走，寻小桃去了。

花树之下唯独炽磐与樊谦二人兄弟相坐，樊谦又呷了一口茶，避开梧莫幽幽道：“皇后娘娘对臣弟怀有戒备之心呢。”

炽磐看他一眼，又转而望着梧蓂的背影：“她是南凉公主，自然不会如愚妇一般。她对你若是没有戒备之心，那才叫奇怪。”

樊谦一笑：“臣弟这副样子很容易引人怀疑吗？臣弟瞧着自己亲善温和，皇后娘娘看着我，却像是在瞧一只突然抓了脸的猫，小心翼翼得不得了。”

炽磐道：“小心翼翼总是好一些的，如今凤印在她手中，日后整个后宫皆由她管辖，若是有一些个贱婢朕忙不过去，她也好直接帮朕分忧。”

“听说皇后娘娘在南凉时小产了。”樊谦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，“皇兄怎舍得？是凉王所致吗？”

炽磐纠正：“是南凉先王所致。”

樊谦笑了笑，道：“于臣弟而言，都是一样的。终归是南凉惹起的祸端，臣弟以为皇兄在南凉受了苦楚，必定一时间倾举国之力将南凉拿下，臣弟又猜错了。”

炽磐愣了一愣，抚在膝上的手握紧：“南凉欺朕的秦国，这十几年的苦痛日子，朕又何曾忘记过？南凉终究是欠朕这秦国的！”

樊谦意味深长地看了炽磐一眼，道：“那皇后娘娘怎么办？”

炽磐拧眉闭目，似乎遇到棘手之事。良久，才道：“这天下不只是朕的，依旧是秦国子民的。朕要替天下人报这血海深仇，又怎能因一女子轻言放弃？朕，自打离开南凉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是秦国之人，并非南凉质子了！”他将“质子”二字咬得生硬，翻出旧恨来，心中极不痛快。

樊谦像是得到奖赏一般，喜道：“皇兄不被儿女情长所累即好，臣弟生怕皇兄忘了国恨。”

炽磐拳头并未松开：“可是蓂儿一族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朕若毁了她的母国，岂不是恩将仇报？”

樊谦叹一口气：“这便是作为陛下的为难之处，皇兄，万事难两全其美。”

炽磐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：“朕算是知晓你为何不想要这皇位了，若你坐在这位子上，恐怕如坐针毡吧！”

樊谦哈哈一笑：“皇兄将臣弟看穿了，臣弟生性随意，总不愿被束缚着，我呀，还是做个臣子就好，何况臣弟的君王对臣弟也并非虎狼模样。”

这回轮到炽磐叹一口气：“蓂儿母国的事情日后再说吧。只是如今哪，这皇位也是劳累之位。娄机若是坐上来，恐怕也会后悔，朕给他也不是不可，只是他

无才能，素来不会行兵打仗，又怎能不被小人所惑？”

樊谦点点头：“皇兄所言极是，且这秦国是你与父王一枪一箭攻下来的，他人又怎能坐上这个高位。只怕坐上来照旧会被推翻。皇兄，您就安稳地坐着吧，秦国离不了您！”

嗯，炽磐沉吟一声。

梧莫已吩咐下去，与捧着些素食糕点的小桃一同过来，炽磐与樊谦也照样换上温和笑意，让她丝毫察觉不了他们方才谈论的话题。

她的笑倒是纯净美好，依着梅树缓缓走来，一身素白，像极了灵气逼人的梅林仙子。樊谦心头微微一疼，这宫中女子，哪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娘娘，亦逃不过成为皇族的牺牲品。自古以来，无一逃脱。然而，面前的梧莫似乎还尚不知晓林子即将起火，熊熊烈火会吞噬她与整座山林。

梧莫笑道：“这是新做的糕点，小桃恰好做完，便端来给你们尝一尝，我昨日吃过了，味道甘甜清爽，又不腻口，尤其是掺着梅露的红豆酥最香。”

“好，咱们尝尝。”炽磐一见她，方才那些闹心之事都抛到脑海之后，回报一笑，“若说这宫中风景最妙之处，便是降凰殿，若说厨艺最佳之处，亦是降凰殿。莫儿让朕流连忘返。”

樊谦挑着狭长的眼睛微微一笑，目光落在精致玉盘之中的梅朵形酥糕之上，确实玲珑可爱、精致幽香。

樊谦特意抬头瞧了小桃一眼，道：“这是她做的？”

梧莫毫不吝啬地夸赞她：“正是，侍女小桃是从南凉跟过来的丫鬟，手艺最是精妙。”

小桃喜滋滋地道：“皇后娘娘谬赞，亲王见笑了！”

炽磐道：“跟在莫儿身边的人，总是如莫儿一样伶俐可爱，甚是讨人喜欢。若有一日小桃嫁出宫去，莫儿可不是再吃不到美食了？”

梧莫笑得清纯静美：“莫儿可不准小桃离开降凰殿，她可是我膳食之宝呢！”

樊谦拿起一块尝着，顺势呷一口茶水，炽磐与她打趣：“你呀，最嘴馋了，再这样日日夜夜待在降凰殿内不走动，腿脚都要立不起来了。”

梧莫道：“下回天气再凉一些，莫儿便出来走动走动。这几日天气闷热，忽热忽冷的，莫儿担心时常出去走动，总会染上风寒。”

炽磐瞧瞧她的脸色：“莫儿身子骨不好，朕也不勉强你了，待会儿朕叫太医

给你送补药过来，你服一些，气血也能足一些的。”

“也好。”梧蓂捧着茶水暖手，指尖触在润滑的杯壁上，不自觉紧了紧手。

樊谦咽下酥糕，道：“对了，皇兄实行的素膳颇有成效，国库粮仓已开，派发下去的粮食将使灾情稍稍缓和，天下人皆知皇兄慈善大度，似乎亦知皇后娘娘的功劳。此时民心已顺，万事皆可成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”炽磐微微一笑。

梧蓂坐在他身旁，玉石凳清凉，隔着衣袍也能察觉袭人的凉气。她温和地道：“陛下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”

炽磐道：“自然是继续扩大疆土，往四方收拢土地，顺势强秦国之力，阔秦国方圆。各国皆是如此设想，只不过我秦国有良将肥兵，更胜他们一筹！”

樊谦意味深长地望着炽磐与梧蓂，梧蓂照旧是不明所以地笑着，单纯得像个婴孩般。他在心中暗暗叹一口气，果然不争不抢才是最好，安心做一臣子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至少安稳、闲适，一生足矣。

只是梧蓂未曾想到，终有一日，她的母国南凉也位列炽磐征伐之中，硝烟四起，战火纷飞，百姓家破人亡，哀鸿遍野，苦不堪言。

闲着过了好一段日子，彻底进入秋冬季节。降凰殿的这些梅株真不知是如何养活的，花开了一番之后，似乎临冬又有开花的势头，冒出翠绿色的芽苞来，宛若碧色天空，在风声细碎中徐徐生长。

近来，炽磐似乎总是忙得很。隔上两三日，方才来降凰殿探望她一眼，有时未能待上半日，就被宫人唤去处理事务，有一次走得匆忙，连茶水也来不及喝。

梧蓂特意泡好的茶水，就留她一人饮用，欲饮第二杯时，茶已然凉透了。

梧蓂正在屋中学着绣新的鸟雀图样，阮福传话来，说炽磐已定下了选妃的日子，就在当月下旬，不过离如今还有十几天。

这一日，终究是要来了。

再见到炽磐，梧蓂已然失了往日热情，不冷不热地面对着他，偶尔聊上几句，又或是对弈、习字，手中笔墨分寸稳稳，心中却有一落千丈的疼痛。

梧蓂整日顶着素容的日子越发多起来，管他云脚珍珠卷须簪，还是烧蓝镶金花钿，都锁进装着红翡翠滴珠耳环和赤金凤尾玛瑙流苏的木盒子里，炽磐赏予她的镏银喜鹊珠花、金累丝托镶茄形坠角儿摆在梳妆台上，瞧起来流光溢彩，倒是她容色不适合这些华丽东西，素衣青裙即可。

十几日，梧莫未曾与炽磐提及选妃之事。她不问，炽磐便也不说，两人心照不宣，但阻塞在那里，硬生生地如笋拔节，谁都不能任它凭空消除。

阮福说：“十日后是选定的大吉之日，陛下选妃时，皇后娘娘得伴在旁侧，身着整套凤冠、凤袍，固国母尊贵之位，宜后宫祥气风貌。”

梧莫缓缓听完点点头，像是什么也未听闻一样。

阮福忧心道：“陛下待皇后娘娘素来极好，皇后娘娘又何必愁眉苦脸呢？充盈后宫并非陛下所想，但自古以来，哪有孤身帝王家。皇后娘娘该宽心一些，既体现宽容大度，又手揽重权，实在不必忧心。”

梧莫的眼神落寞，只淡淡地望阮福一眼，道：“你说的道理本宫都懂，本宫忧的不单单是自己。”

失宠也罢，怕的是伴君如伴虎，失了性命，或是失了南凉国尊。

阮福斟杯热茶递给她，梧莫浅浅一笑，苦道：“你不必忧本宫的事情了，也歇息歇息，多让些宫人做事，莫要让他们只晓得明争暗斗。”

阮福一惊，道：“皇后娘娘怎知这宫中有明争暗斗之事？”

梧莫只望着窗外：“前几日路过本宫窗前的丫鬟哭哭啼啼的，本宫问了因由，原是宫人皆不待见她，只说她谋了手段让主子喜欢她，又有几人在背后挑唆，叫小丫鬟失了主子的恩德。”

阮福声音沉了三分，道：“宫中时常有这些是非之事的，皇后娘娘终有一日会司空见惯。”

“嗯，无可奈何。”

第二十二章



一朝选在君王侧

一转眼即是十日之后，秦国备着选妃的各项事宜，仪帐摆在福珑官前，将日头与雨水皆挡在帐外，飘扬彩缘绕三周，得透过帐子才能瞧见炽磐与梧莫的高位。前有高竿架起，后侧玄白相依，四周安置草木花盆，精致修剪过，枝丫肃穆生长，宛若躬身行礼之人。

清早，一盒盒玲珑精致的胭脂木盒从眼前打开，摆成一溜儿，浅红、淡粉、微紫，各色皆有，许是天下再无这般齐全的胭脂水粉，诗曰：娇香淡染胭脂雪。愁春细画弯弯月。花月镜边情。浅妆匀未成。

此刻，小桃取来口脂轻巧一点，她的气色便好了很多，画一双远山黛，美目盼兮，容色丽然，双颊融上些淡色脂粉，再加扑一层薄薄的重绛胭脂，血色已显，眼睑染上金粉，随着细长的睫毛忽闪忽闪，玉葱般的指亦细致地描上蔻丹，套上打磨得光亮圆润的翠绿冰种玉镯，搭在腕上如挽一波盈柔秋水。只一炷香的工夫，如有闭月羞花之色忽生，大乔小乔暗失色，她拥有寻常人不能比拟的雍容华贵。

梧莫盯着镜子，仅觉得微微无趣，又瞧见小桃手中金灿灿的凤冠，一凤仰首冲天，喙尖锐极了，双翅扑扇开来。此刻落在发髻间，相当有分量，压得人身子骨也重起来，肩膀需稳一稳，但却显得气质昂然，顷刻与方才的妆容大相径庭，像池中鹤转身成浴火凤凰。

小桃似乎比梧蓂更加高兴，从头至尾喜笑颜开，又取来刻金丝的殷红凤袍，存在盘中时，由红绸盖着，一揭开，殷红乍现，流光溢彩，边角殷红与金黄相遇，镶着月白珍珠，金丝刻成云纹团，凤凰乃金线刺绣而上，一展开，紫气东来，倾泻千里。

待一刻钟，梧蓂将凤袍摆掸掸平整，纤尘不染，已然万事俱备。红丝锦履款款，金银珠宝缀满履面。出降凰殿那一刻，晴朗无云，梧蓂淡淡瞧了一眼天空，只觉得阴霾深重。

小厮跪下来，任梧蓂踩着他的背脊登上稍高的凤辇。紫金溜顶，四角凤飞，珠帘上的玉石刻着玲珑小字与吉祥图画，金红双色同舞，风将那垂落的细长紫金流苏卷起来，温婉而庄严，仪态万千。

一路几乎毫无颠簸，耳畔也无话语之声，树叶婆娑声溢进轿辇之中，奔赴的似乎不是福珑宫的选妃之地，而是点兵沙场。

落轿甚稳，梧蓂再次踏着小厮的背脊走下来，红绸铺地，足不染尘，步步生莲，姿态柔仪。她目不旁视，沿着红绸往最高处的四方玉石台上走去。其间有金椅两只，一龙纹背椅，一凤纹背椅，走近时闻得见檀香气味，清神醒脑，方才昏昏沉沉之感一扫而光。

阮福跟过来，跪道：“陛下晚一些到，说是还有折子未看完，让娘娘先瞧一瞧候选之人，至第二批人，陛下再来自行择选。”他说得一本正经，似乎炽磐当真如此一般。

梧蓂眼色微微一闪，只道：“本宫知晓了。”

炽磐将选妃第一轮事推给梧蓂来做，心思鲜明可知，不过是让她宽心。选妃之事由她参与，日后她定会安心一些，更是给新人一个下马威，显现后宫庄重之风。

梧蓂望着眼下阔大前堂，俯视着道：“本宫代陛下选第一批候选妃嫔，唤人上来吧！”

掌事太监已伴在一侧，胳膊搭着拂尘，用尖细的声音扬声道：“宣候选妃嫔上殿。”

一排排衣着光鲜的女子款款走上来，多是头也不敢抬，发髻各种华珠宝钗相撞，有分明如玉石落盘的清脆响声，一阵接着一阵，像一颗颗火星在梧蓂的心头烧起来，只听整齐又略带诧异的声音道：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

似乎她们并不知觉炽磐尚未在此，梧莫隔着薄薄的纱帐看着她们，一个个身姿丰润，面带桃花，独立那儿如柳叶一般摇曳风姿，任谁见了皆是赏心悦目。

梧莫望着她们愣了许久，半晌过后，才让头一位站出来说话：“臣女奉常吴均玟之女吴孝素，年十六。”

梧莫沉吟一声：“可有何擅长，读书否？”

吴孝素面色不改，她容貌清丽雅致，虽算不得貌美如花，却也是贤淑的一位。她道：“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女不才，不曾读书识字，只认识些寻常文字，擅长乐器弹奏。”声音婉转，猜想来高歌一曲该是动听。梧莫想，或许不久，炽磐再想听曲子，便不会来找她了吧……

掌事太监瞧梧莫默不作声，只问她：“皇后娘娘，可留着？”

梧莫顿了顿，终究耐不住自己的小性子，道：“腹有诗书气自华，陛下需有明慧之女相配，不留了。”那唤作吴孝素的女子愣了一愣，身子明显颤抖一下，神色带着万分悲伤之意。

梧莫瞧见，忽地又觉得自己太过于小家子气，再说了，面前这般多的女子，又怎能一一不留呢？

掌事太监刚要划掉名字，梧莫又唤住他，徐徐道：“不过，若是日后好好读书，倒也是不错的人选，还是先留下吧。”

吴孝素顿了顿脚步，身形一晃，舒出一口气来。

而梧莫，到底是不忍心轻易否定他人的一生。

掌事太监记下吴孝素的名字，然后唤道：“下一位：郎中令苏金之女苏菱绣。”

梧莫瞧了瞧苏菱绣，只见她一身浅粉衣袍，发髻上簪了与众不同的花枝一朵，盈盈一握的身姿戳在面前，只越发清秀起来。梧莫看过第一个后，便觉得有一丝乏意。

她偷偷抬眼窥着梧莫，只一眼，梧莫便捉到她目光中有讶异神色，像是看见了精妙之物一般。梧莫垂了眸子看着自己浑身火红，再淡淡瞥她一眼，随意问上两句，皆得到满意的回答，于是留下了。

“下一位，御史大夫窦道奇之侄女，窦梅凝。”

“下一位，大鸿胪王云之女王花钰。”

“下一位，执金吾杜逢年之妹杜华缙。”

梧莫原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凤椅上，此刻坐久了腰酸背痛，尤其是背脊，像是

被杖刑击过一般，又僵又痛，索性稍稍往后倚着。

她看着一排排花枝招展的候选妃嫔，步履盈盈地走过来，像流水托桃花，缓缓流经她的面前，只觉得缭绕惹目，花红柳绿，从外至内，细数下来，近乎几十人。

掌事太监不断记录姓名，许久下来，竟是一位人选也未排除。他看着满满的名单，提醒梧蓂：“皇后娘娘，陛下让您代行选妃之事，您已将所有人皆留下……这，恐怕不大好吧。”

梧蓂瞥他一眼，随口道：“本宫看完之后，你且叫陛下亲自来择选吧，本宫看着都好，分不出伯仲来。”

掌事太监似乎有何想，但未说出来，只往后退了两步，再唤候选妃嫔上来。

几十人皆一一见过之后，炽磐才徐徐走来。人未至，声先到。

太监尖锐的嗓音拖着好长的尾音：“皇上驾到——”

众人齐齐回首，梧蓂亦往声音之源望过去，一袭玄墨龙袍鲜明夺目，盘龙张牙舞爪，仗着翻云覆雨之势，龙衔珠，金丝云，日华倾泻而下，如虎那金光闪闪的皮毛，极具威慑。高冠黄金伴珠帘垂曳，遮住容色，肃穆有万夫难敌之威风，千丈凌云之浩气，威风堂堂，震慑天下。

炽磐在众人不敢直视之下徐徐登上龙椅，笑道：“皇后。”

掌事太监已移步至炽磐身边，身子压得极低，炽磐问道：“皇后可曾选出几个人来？”

掌事太监替梧蓂答道：“皇后娘娘将人全给选了，一个儿也未漏下，奴才皆记上了。”

炽磐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转首望向梧蓂，却只换得她的疲倦神色，她恭恭敬敬地低头：“臣妾以为候选妃嫔皆是才貌出众之人，若让臣妾在其中选出伯仲来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”

炽磐的眉目之间多了一丝疑惑，似乎不欲显露，又藏了回去，只淡淡道：“皇后不想选，朕便随意点个儿人好了，皇后日后也好管辖一些。”

候选妃嫔目光盯在各自的脚尖上，脖颈雪白，如一只只白鹅排在眼前，任人屠宰。

炽磐扫过一眼，将她们的目光压得更低，似乎要微弱到尘埃里去。随后，他竟是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皇后挑十来个人，朕便留她们了。”

高台之下几十个女子浑然一震，开始哆哆嗦嗦个不停，欲逃之而后快，却又逃不得、动不得，勉强支着身子，一下又一下地深呼吸。

梧莫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陛下非让臣妾选择的话，恐怕难以选中陛下心喜之人。”她不敢保证她能压抑着自己的女儿家心思，无私地做出选择，然而他却如此相信她。

炽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妨，任由你选便是了。”

梧莫顿了顿，又将目光重新落在那些候选妃嫔身上，许久许久，指尖鲜红蔻丹芳香犹存，闻她大声道：“你们当中年纪十六及上之人列位出来。”

几十人环首四顾，其中站出一列人来，从头至尾细细数着，似乎有二十人之多。

梧莫瞧了瞧他们，又道：“善歌舞者左旁立，善诗书者右旁立，皆不善者其中立。”

二十人又分出三批次来，待梧莫瞧着左侧几近十来人，右侧亦是十来人，其中唯有一人孤零零地立于当中。

梧莫心下已有考量，问当中那人：“为何你立在其中？”那人仿佛是方才执金吾杜逢年之妹杜华缇，名姓之中一个“华”字，叫她不由想起司徒华来。

杜华缇道：“回禀皇后娘娘，臣女才艺不精、诗书不通，实在不敢欺瞒陛下与皇后娘娘，他日若是使陛下与皇后不悦，臣女罪该万死。于是立其中，不敢潜伏左右。”

梧莫目光之中颇有一丝欣赏，故而朝炽磐道：“陛下，请赐杜华缇后宫高位。此女容貌佳丽，不矫揉造作，且实言不妄，乃是一位好妾室。”

炽磐首肯：“朕听你的，赐她修容位分吧，此事你决定即可。”

杜华缇听闻梧莫当着她的面提及“好妾室”，又莫名升为修容，心下明白了已然被选中，动容好一阵子，只是面上却又好一阵子发红，感动道：“谢皇上和皇后娘娘恩德！”

梧莫瞧着她，居然想到十几年前的自己，这样的青涩，到底是敌不过如流水的年华，往日不复存。

掌事太监将杜华缇的名姓仔细记下，又记下“修容”二字。

旁人看着不免意乱眼红，投在杜华缇身上的目光，似乎要将她吃下去一般，唯有右侧善诗书者未曾有明显动容。

梧莫道：“后宫之中是非多，最怕善妒之人，本宫方才瞧见善歌舞者皆忍妒

不禁，皆打发下去做各宫宫人吧，善诗书者留下。”

台下几家欢喜几家愁，善歌舞者中竟有昏厥之人，一旁候着的太医，立马替她诊脉，孰知竟是假意昏厥，为引人注目罢了。

梧莫勃然大怒，厉道：“尚未入宫竟如此大胆，你这般喜爱装模作样，打发去戏台子唱戏去吧！”

那人连头也不敢抬，伏在地上说：“皇后娘娘饶命啊！臣女一时鬼迷心窍，只是不想落选……”

梧莫冷冷地看着她：“后宫中不准许鬼迷心窍，你不仅爱使借口，还不懂知错就改。你可知，一次鬼迷心窍，就能要一人性命？为避免你这样的人祸害后宫，还是自己离开吧。”

那人自知无妄，垂头丧气地被人拖走。其他候选妃嫔皆倒吸一口凉气，冷汗渗出来，随着光滑的额头细密地凸现，擦也不敢擦一下。众人一惊，竟不知这温柔的皇后娘娘，生气起来竟这般狠戾绝情。日后，在她手中定不能犯错过。

炽磐微微眯着眼，台下花红柳绿倒是入不了他的心神，只是梧莫今日之举，以国母之尊严威震八方，是他不曾见识过的梧莫，令他觉得颇为有趣。再不动声色地瞧她，她的神色虽是严厉，照旧不能完全藏着悲伤之情，手握成拳头压在膝上，可见其紧张与不安。

炽磐伸手抚上她的手，温柔地拍抚两下，意在劝她放下心来，不必觉得有何不适之处，毕竟，她乃是后宫之主。

梧莫望向他，此刻眼中才有柔弱神色。她的手不由紧了几分，便附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陛下让冀儿来选择妃嫔，此刻已经选完了，我的心头却如杀害人一般难受。她们的落选，即意味着一辈子再不能安生。”

炽磐玄色龙袍将日光与目光皆吸进去，不留分毫，越发叫人看不透。他安慰道：“这些事情乃皇后之职责，妇人之仁只能容下祸害。方才，冀儿做得极好，朕觉着你更聪慧了，懂得取舍惩戒才是正道。”

梧莫细细思索着，却难以接受这样残忍的结果，心下几番纠葛，最终只能放下。

掌事太监几步靠近，小声提醒炽磐：“陛下，已经选出十二人来，奴才会将各位佳人安排在各个宫内，待三日后再封选名号，然后再让她们亲见陛下与皇后娘娘。”

炽磐摆摆手：“你瞧着去办吧，封号之事让文臣去做。”事毕，他便牵着梧蓂回宫，身后随着一大群侍从、宫女，往降凰殿的路很近，有太监走上来问需不需轿辇来伺候着。

炽磐拒了，与梧蓂想要的回答一样。他手心极暖，如她心头感觉一般，原以为选妃之事定会好一番坎坷，却不知从始至终皆由梧蓂决断。

她心中忘了忧愁，此刻只是满心舒畅与欢喜，连步伐也不觉轻盈起来。

炽磐徐徐散步，牵着她笑道：“今日你看起来，很是高兴。”

梧蓂笑而不答，裙袍像极了一朵吐出花苞的红莲，原是凉凉的风，映着她的身姿，却叫人觉得暑热。她跳几步，落在不远处的玉石砖上，发出脆脆的声响，恍如滴仙。

“朕看了这些女子，从无一比得上蓂儿灵气逼人，又聪慧可爱。”炽磐的嘴边轻轻地显露一弧笑涡，目光柔柔像十里春风。

她道：“陛下，将这些选中的女子皆安排进降凰殿可好？蓂儿那里侧殿极多，小筑、斋轩也是空余着，若不然让她们先住着，蓂儿也方便见着她们。”

“随你喜欢，朕无异议。”炽磐目光之中唯有一袭火红身影，再容不下其他人。

掌事太监闻声，只在名单上将住处仔细地记下来，少了一桩麻烦事，直接将女子送进降凰殿由梧蓂看管，必定会更好训教。他微微摇头，真不知那些初入宫的新人又会害怕成何样。

梧蓂道：“今日，陛下可有事务处理？哪怕是一丁点儿事情，蓂儿也不敢留您。但，倘若陛下未耽搁事情，请陛下今日与蓂儿共用餐饭，几近半月也不曾一起用膳了。”

炽磐予她一抹笑意，眉心又多了一点儿柔情：“朕无事，不过是与蓂儿用膳，即便有事，现也罢了。”

梧蓂在梅下茕茕子立，西风鸣络纬，卷落一树的梅花，花瓣从天而降，落了梧蓂满身。

“走吧。”炽磐牵了她的手，往降凰殿里去，仿佛要牵住一辈子。

女子，敏感、多疑、善感，却极容易被感动。他只将关于他自己的事宜交予她去做，她便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再不觉得何处不妥。女子要的，不过是一颗心。

即便如此，众所周知的后宫又怎能波澜不惊？即便她再想躲，命中躲不过的，依旧躲不过。

炽磐与她用了膳，并没有久留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去书阁批阅奏折，熬到深更半夜，便在书阁早早睡下了。

翌日，妃嫔们齐齐来给皇后娘娘请安。

十二女子之中，按家境、容貌、才艺分别量出位分区别。五人为才人，四人为中才人，二人为美人，一人为修容。梧莫只记得那位修容乃是昨日见过的杜华缇，再见她时，便稍稍亲切一些。

降凰殿内摆了十二把新雕花梨花木椅，乃是梧莫特意为一群女子准备下的，待会儿一屋送一把过去，寓意有所倚仗，日后皆得依靠着炽磐过日子。

杜修容位分最高，许是旁人未曾想到她这样默默无闻之人可以获居高位，心下说全无妒忌之心是假的，只是她们自知不该妒忌他人，亦见识过梧莫的厉害，所以杜修容并没有遭到为难。

待人都到齐了，降凰殿主殿的朱门方才缓缓打开，日光铺满玉石地面，容她们一一进去。众人规规矩矩地请安，看得梧莫直犯困，她性子自在，平日里是不喜这般烦琐礼节。

此刻，她瞧了瞧她们，道：“日后就是自家姐妹了，也不必客气许多。初入宫，许是你们害怕于本宫，本宫不逼着你们亲近本宫。妃嫔学好嬷嬷教给你们的规矩即可。若是有谁爱读书的，就来本宫这儿领令牌，然后去藏书阁借阅即可。关于陛下的事情，莫要着急，陛下繁忙，你们过好日子即可。”

宫人进来奉茶，一人一杯，茶香四溢。梧莫语毕，众人应下，便无人再敢开口，生疏的气氛弥漫在降凰殿各个角落。

梧莫瞥一眼她们，心中无趣得很，自己本是懒得与她们说话，此刻却要装模作样说一些有的无的，分外不自在。

半晌，杜修容首先起身，拜了一礼道：“多谢皇后娘娘昨日提点，若无皇后娘娘厚爱，亦无臣妾今日。”她似乎甚是安静沉稳，说起话来徐徐有韵，足以让人听清楚每一个字。

梧莫点点头，呷一口茶，淡淡地道：“哦，此事不必谢本宫，这是你应当得的。本宫最见不得明争暗斗，你们知晓本宫是南凉公主的身份吗？”

其下有人陆陆续续地点头，杜修容道：“臣妾有所耳闻，并知皇后娘娘是在陛下登基之前嫁给陛下的，情深义重，皇后娘娘与陛下的长情，乃是我等不能相比的。”